

## 林文月〈溫州街到溫州街〉散文敘事空間的結構研究

賀忠民

南華大學文學系碩士專班一年級

### 摘要

本研究旨在運用敘事空間依四大時空維度結構：1 時間空間 2 地誌空間 3 文本空間 4 讀者心理空間之空間，解構林文月散文〈溫州街到溫州街〉，同時讓文本的四大空間展現有層次結構分析，首先在時間空間以作者有、無意識的記憶與回憶做分析，其次以作者描述的地理空間狀態做分析，接下來藉由時、空之狀態讓作者觸景後產生了文本的書寫空間，最後整篇散文所產生的流動意識，進而帶出讀者的心理空間的共感關係。

關鍵詞：林文月、敘事空間、溫州街到溫州街、讀者心理空間



## 一 前言

散文作者把對外的生活現象的觀察與自己生命及生活聯繫起來進行思考，然而任何個人與群體의 思考和行為都必須在一個具體的空間進行，這個空間可以是：物理的、具體的、抽象的、心理的、地理的、自然的、社會的、文化的、實際的、感知的、存在的、認知的、靜態的與動態的、開放的及封閉的、文本的空間等等。<sup>1</sup>我們從高的角度來看的我們，會發現我們被定位空間所在是存在行動和意識，然而空間也必須被人感知和使用，被人意識到才能成為活的空間並進入意義和情感的領域，因此的敘事活動與人類所處的空間及其對空間的意識有密切的聯繫，<sup>2</sup>龍迪勇提出在中國大陸對空間維度上敘事學研究幾乎還是一片空白，外國也還沒有出現專門對敘事空間深入探討的理論著作。引起研究者探究敘事空間之運用，此為研究者探究之起因之一。符號理論學者皮耳士(Benjamin Peirce, 1809-1880)在《論符號的性質》指出：

符號的性質，首先揭示符號作為一種事物，不管它是否成為符號，總是具有著隸屬於它自身的特殊性質，其次，任何一個符號，既然是用來「意指」著某個事物，它就必須和這個被意指的事物具有某種實際聯繫(a sign must have some real connection with the thing it signifies) 意指的事物出現的時候，相應的符號才能以特定的含義同它保持一定的關係。也只有這樣，即使常被意指的事物沒有出現的時候，一定的符號也可以表示它所應該意指的那個事物。<sup>3</sup>

因此林文月(1993-)<sup>4</sup>的散文命題為〈溫州街到溫州街〉<sup>5</sup>引起研究者的好奇，究竟作者意指的溫州街到溫州街這個行動空間，到底是與某種事情或情感或思想的實際聯繫是什麼？此提問做為研究者探究之起因之二。

以上兩個提問引起研究者對敘事空間的關注並以林文月教授〈溫州街到溫州街〉的散文做為文本，進行有關散文敘事空間結構的研究，任何敘事作品都必然的涉及某一段的時間與某幾個具體空間，在愛因斯坦的物理論理中空間和時間總是一起出現的，同時也是互為依存無可分割的，本研究以存在時間及空間兩個維度並伸展空間層次為架構，解析文本如何展現空間媒介性及如何將時間運用在散文的敘事故事中，文本將時間與空間表現會是如何？

<sup>1</sup> 程錫麟：〈敘事理論的空間轉向〉，(江西社會科學；2007卷11期)，第24\_35頁。

<sup>2</sup> 龍迪勇：〈空間敘事學：敘事學研究的新領域〉，(天津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第6期)一、敘事學研究的國內外現況。

<sup>3</sup> 高宣揚：《實用主義和語用論》，台北，遠流出版社，1995年04月21日，第32\_33頁。

<sup>4</sup> 林文月：散文家、翻譯家、學者。原籍彰化，1933年出生於中國上海，1946年春隨家人返臺。取得臺灣大學中文系學士、碩士學位後，任教於臺大。

<sup>5</sup> 林文月：〈溫州街到溫州街〉，《中國時報》，人間副刊，1991年09月22日出版。



本研究將敘事的空間看做一個整體，以加布爾·佐倫（Gabriel Zoran, 1984）《走向敘事空間理論》<sup>6</sup>三個層次空間理論模型，建構地誌的空間、時空體空間、文本的空間及研究者加上的讀者的空間四大敘事空間為研究結構，說明如下：

（一）地誌的空間：作為靜態實體的空間，它可以是一系列對立的空間概念：如內與外、鄉村和城市、國內和國外，也可以是人或物存在的形式空間如神界和人界、現實與夢境。建構這一空間可以通過直接描寫達成，也可以通過敘述、對話或散文式的文本來完成對這一空間的重現，本研究是採散文式的文本來探究敘事空間。

（二）時空體空間：含共時性、歷時性兩種性質，歷時性是強調敘事的順序推進，共時性是強調在一定的背景下是如何被感知，由事件和運動形成的空間結構，也可以簡單稱做「時空」，它包括共時和歷時兩種關係，本研究研析在文本中相互聯繫構成的空間關係。

（三）文本的空間：即文本表現的空間，而此空間易受到語言無法表述空間的全部資訊，文本的時序在敘述過程中的先後次序，也會影響了空間運動軌跡與方向的變化，另外文本的視點也會影響敘事空間的重構，此空間文本受到語言、時序、視角三方面的影響，本研究研析在文本敘述過程中利用視角相互轉化或聚焦產生不同的空間效果。除了上述三個空間外，研究者發現閱讀文本的讀者有一個被作者建立的讀者空間，亦可納入空間的研究範圍。

（四）讀者的空間：作者在創作文本後，讓讀者在閱讀文本的過程中跟隨作者的建構所產生的感覺、意識、記憶、想像、時間、空間等等。

以上四項空間結構可以通過敘述設計、闡述過程以散文形式的文本，來完成對這種空間的重現，如果不研究具體的文本，憑空建造研究是不可能的，而本研究乃透過林文月〈溫州街到溫州街〉之散文為文本，研析敘事作品以有層次空間形式做結構分析，首先在時間空間以作者有意識的記憶與無意識的回憶做分析，其次以作者能記住的空間做分析，接下來藉由時空之狀態讓作者觸景後產生了文本的書寫空間，經過輸寫後整篇散文所產生的流動意識，最後進而帶出讀者的心理空間的共感關係，經讀者的「意識反應」後由時間與地理的空間化，形象化後創造出讀者的心理空間，文本之重要角色有三人，除了作者林文月教授外另外有

<sup>6</sup>Gabriel Zoran : 〈 *Poetics Today* :Towards a Theory of Space in Narrative 〉 ,  
Vol. 5, No. 2, *The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in Fiction* (1984), pp. 309-335 .



鄭騫（1906—1991）<sup>7</sup>（鄭老師）及臺靜農（1902—1990）（臺老師）<sup>8</sup>兩位臺大教授同時也是作者就讀臺大中文系的老師，時間意識是敘事之本，本研究將先由時間空間開始。

## 二 時間空間

人們在時間的綿綿細長的河流裡我們習慣用「過去」、「現在」和「將來」來描述時間，在此研究者以傳統意義上的時間形式引用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談到有意識的時間對這文本事件用回憶（recollection），記憶（memory），還有重組（recognition）這三種回憶行為做基礎，分析文本表現在意識的時間的形式，研究者從文本事件的時間序及可意識與無法記住的時間在此範疇下做結構分析：

### （一）事件的時間序：

依文本從鄭老師逝世前到鄭老師逝世前後，作為事件發生時間的範圍，首先台大教授鄭騫於1990年7月28日去逝日期回推，作者應是以1991年回憶1989年10月至1990年7月這段期間的時間序所發生的5項如下重要事件：第一項：作者前往拜訪鄭老師事件，文本描述如下：「三年前仲春的某日午後，我授完課順道去拜訪鄭先生。」，此時間落在1990年此為第一個時間序。第二項時間序落在作者帶鄭老師去拜訪臺老師事件，文本描述如下：「我們當時便給臺先生打電話，約好就在那個星期日的上午十時，由我駕車接鄭先生去臺先生的家。」及「待我停妥車子，推開虛掩的大門進入書房時，兩位老師都已端坐在各自適當的位置上——臺先生穩坐在書桌前的籐椅上，鄭先生則淺坐在對面的另一張籐椅上。兩人夾著一張寬大的桌面相對晤談著。」，第三項時間序為臺老師去逝事件，作者參加公祭，文本描述如下：「公祭之日，鄭先生左右由崇豪與秉書扶侍著，一清早便神色悲戚地坐在靈堂的前排席位上。」，第四項時間序為鄭老師去逝事件，文本描述如下：「七月二十八日清晨，我接獲中文系同事柯慶明打給我的長途電話。鄭先生過世了。」，最後第5項時間序為作者重回臺老師家事件，文本描述如下：「不知道走了多少時間，終於來到溫州街十八巷口。夜色迷濛中，果然矗立著一大排未完工的大廈。我站在約莫是從前六號的遺址。」。以上這五項事件在文本中展現出作者可意識到的事件時間序。

### （二）可意識到的時間：

可意識到的時間是指文本可以回憶的氣候、日期、上下午、早年記憶、可回憶但無法意識的時間等等，研究者對文本中作者呈現的可意識的時間做研析後發現有兩項：第一項為對氣候、日期、上下午的意識共有兩段「我們當時便給臺先

<sup>7</sup> 鄭騫（1906年6月20日—1991年7月28日）被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主任臺靜農聘到台灣工作。1974年8月，從國立臺灣大學退休，以兼任教授名義繼續指導博士論文至1981年止。

<sup>8</sup> 臺靜農（1902年11月23日—1990年11月9日），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系主任。



生打電話，約好就在那個星期日的上午十時。」及「記得那是一個春陽和煦的星期日上午。」，描述中可看出作者對星期幾及上、下午的記憶以及對氣候的記憶。第二項為文本中作者描述溫州街是沒有被切割是一種早年記憶「早年的溫州街是沒有被切割的，臺灣大學的許多教員宿舍便散布其間。我們的許多老師都住在那一帶。閒時，他們經常會散步，穿過幾條人跡稀少的巷弄，互相登門造訪，談天說理。」，而溫州街早年沒有被切割一分為二的區塊也是事實，到底是什麼時候溫州街是沒有被切割的，作者在文本中並沒有確切的提起，這說明作者除了有可意識到的時間，也有回憶但無法意識的時間。

### （三）回憶但無法意識的時間：

文本中有哪些描述是一種回憶但無法意識的時間首先文本談到的「早年」據說「如今」均是一種回憶但無法意識的時間，作者呈現的回憶但無法意識的時間文本中出現兩段描述如「早年的溫州街是沒有被切割的，臺灣大學的許多教員宿舍便散布其間。」及「據說那一幢日式木屋已不存在，如今鋼筋水泥的一大片高樓正在加速建造中；自臺先生過世後，實在不敢再走過那一帶地區。」，文本中談到「不知道走了多少時間，終於來到溫州街十八巷口」，這樣的描述更是明確的說明作者有回憶但無法意識的時間。

### （四）有意識但無法記住的時間：

文本中作者有意識但無法記住的時間，例如知道是九月初的一個深夜，但無確實描素九月的哪一天，留下讓讀者對那天深夜留下了想像空間，作者呈現的有意識但無法記住的時間文本中出現描述如下：「九月初的一個深夜，我回來。次晚，帶了一盒甜點去溫州街七十四巷。秉書與我見面擁泣」。

文本中豐富的時間序中交參著回憶、記憶及重構的時代感，在時間結構中讓可意識及無可意識的描述所構築成之時間空間，引領讀者在閱讀中有節奏的進入一段當時作者的空間情境，接下來如何由時間序的理性空間進入理性的地理空間，下一節研究者將探討文本地理空間。

## 三 地理空間

本節研究以文本以地理空間和地誌的空間及空間擺設及行動域(zone of action)四種結構在此範疇下，分析文本所創造之地理空間：

- （一）地誌的空間：是指在靜態實體的空間概念，如內與外、村莊和城市國內與國外。文本的地點（place）均在台北市大安區共有四處：第一處溫州街七十四巷鄭老師的家，第二處溫州街十八巷的臺老師家，第三處辛亥路及第四處殯儀館，在這些地點文本同時也描述了空間的擺設物品，其實是傳達某種意義也是種溝通行為。





(二) 擺設空間：美學藝術家李歐納·科仁 (Leonard Koren, 1948)<sup>9</sup>將安排物件擺放的修辭共分有八個原則層次、輪廓、觀感、隱喻、神秘感、敘事性、連貫性、共鳴。這些修辭不僅是用在審美的表達也是傳達某種意義也是種溝通行為，文本中出現兩段擺設空間的描述。

1. 溫州街十八巷的臺老師家中的擺設，文本對臺先生書房的擺設有書桌藤椅另外也談到桌上的擺設，特別強調書桌中間上有一本清畫堂詩集，此詩集乃鄭老師的重要出版，擺設中傳達鄭老師在台老師心中的地位與友情之重，文本中出現描述如下：

推開虛掩的大門進入書房時，兩位老師都已端坐在各自適當的位置上——一臺先生穩坐在書桌前的藤椅上，鄭先生則淺坐在對面的另一張藤椅上。兩人夾著一張寬大的桌面相對晤談著；那上面除雜陳的書籍、硯臺、筆墨，和茶杯、菸灰缸外，中央清出一塊空間正攤開著《清畫堂詩集》。

2. 靈堂的擺設，文本以臺老師出殯日公祭時靈堂的擺設並以鄭老師輓聯為文本的重點，擺設的描述也特別強調作者舉首望四面牆上滿布的輓聯中，鄭老師的輓聯最是真切感人，傳達了鄭老師對台老師的友誼情深，文本中出現描述如下：

公祭之日，鄭先生左右由崇豪與秉書扶侍著，一清早便神色悲戚地坐在靈堂的前排席位上。他是公祭開始時第一位趨前行禮的人。那原本單薄的身子更形單薄了，多時沒有穿用的西裝，有如掛在衣架上似的鬆動著。他的步履幾乎沒有著地，全由女兒與女婿架起，危危顛顛地挪移至靈壇前，一路慟哭著，涕淚盈襟，使所有在場的人倍覺痛心。我舉首望見四面牆上滿布的輓聯，鄭先生的一副最是真切感人：

六十年來文酒深交弔影今為後死者  
八千里外山川故國傷懷同是不歸人。

上述的兩段空間擺設的修辭具敘事性及連貫性，讓讀者進入對擺設的敘事有共感的空間，同時也隱喻傳達鄭、臺兩老師之間的友誼在各自心中的重要地位是如此的重要。

(三) 行動域(zone of action)

<sup>9</sup>李歐納·科仁：《擺放的方式：安排物件的修辭 Arranging Things: A Rhetoric of Object Placement》，台灣，行人出版社，2014。



是指可以容納多個事件在同一地點發生，也可以包含同一事件連續經歷的空間，它是事件發生的場所，但沒有清晰的地理界線，文本中的行動域從溫州街七十四巷鄭老師的家到溫州街十八巷的臺老師的家，再從溫州街十八巷的臺老師家返回溫州街七十四巷鄭老師的家，這個過程中需穿梭在辛亥路及溫州街十八巷的停車場域，最後就是分別去屬於臺、鄭兩位老師的靈堂場域，移動的過程中傳達了兩位老師在世的時候見面的不易，但最後都在靈堂告別，作者隨場域的移動發展故事情節，而讓文本充滿因移動也讓閱讀者產生參與移動空間的動感。

#### （四）故事空間

故事空間<sup>10</sup>指行為或故事發生地當下環境，從文本中的四處地點分別為鄭老師及臺老師的家及溫州街及殯儀館，依這四處的地點產生的行動域組合成了文本故事空間。

文本在地誌的空間及行動域及故事物空間，進而再透過文本語言的空間形式來所創造之豐富的敘事空間，讓讀者產生地理空間的共鳴。研究者進一步研析如何由時間及地理空間的理性轉為感性，將在下一節探討文本語言空間。

## 四 文本的空間

依語言學家安德烈喬勒斯（Andre Jolles, 1874\_1946）認為，世界上存在著一些具有普遍意義的結構實體，例如神話、笑話、謎語等句具普遍性的簡單形式共分九種<sup>11</sup>，文本屬於回憶錄（memoir），另外龍應台<sup>12</sup>（1952—）談散文也提及「散文離不開一個字就是美，這個美是廣義的，包括思想的深度、人生的思考更包括書寫本身的美還有文字的應用」<sup>13</sup>，文本形式屬於回憶錄使用散文書寫的形式，研究者以文本語言的空間形式及文本視域與結構空間在此範疇下做結構分析：

#### （一）文本語言的空間形式

文本的空間，文本受到時間與空間兩方面的影響，研究者將從文本的故事空間以文本視域（field of vision）角度及回溯的敘述方法之結構空間進而分析文本的生成意義。

<sup>10</sup> 程錫麟：〈敘事理論的空間轉向〉，（江西社會科學；2007 卷 11 期），「西摩·查特曼（Seymour Chatman, 1928—2015）的著作《故事與話語》可，提出了『故事空間』與『話語空間』的概念。」。

<sup>11</sup> 羅伯特·休斯：《文學結構主義》，台北，桂冠出版社，1992。

<sup>12</sup> 龍應台（1952 年 2 月 13 日—），畢業於國立成功大學外文系，獲美國堪薩斯州立大學英美文學博士學位，臺灣臺北市政府首任文化局局長和中華民國文化部首任部長。

<sup>13</sup> 龍應台：〈發現之旅〉，賈平凹編：《散文研究》，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1，第 176 頁。



## 1. 文本視域 (field of vision)

文本作者講述框架是以第一人稱敘述，在整個全知的視域空間，研究者發現有作者可書寫的文本有五項可書寫的文本表現空間，分別為兩位老師如何聯絡？借送《清晝堂詩集》過程描述友誼的地位？如何描述過去兩位老師友誼？兩位老師形象對比為何？如何展現作者與老師情感？以上為文本可創作的空間。

作品中以平日兩位老師如何聯絡？首先是以電話及筵席場合聯絡感情，文本中如此描述：

時光流逝，臺北市的人口大增，市容劇變，而我們的老師也都年紀在八十歲以上了，辛亥路遂成為咫尺天涯，鄭先生和臺先生平時以電話互相問安或傳遞消息；偶爾見面，反而是在更遠的各種餐館，兩位各由學生攙扶接送，筵席上比鄰而坐，常見到他們神情愉快地談笑。

接下來文本呈現的是以鄭老師的書「清晝堂詩集」當成媒介來聯絡感情，因此創作了送書過程及兩位老師的友誼的可傳達感情的文本空間，另外研究者也從文本中發現有兩位老師形象對比文本語言空間。

(1) 以書為媒介的文本空間：作者對鄭老師的「清晝堂詩集」的重要性描述，文本中如此描述：

我明白這本書從整理，謄寫，到校對、殺青，費時甚久；老師是十分珍視此詩集的出版，有意以此傳世的。

見我也掩不住興奮地翻閱書頁，鄭先生用商量的語氣問我：「我想親自送一本給臺先生。你哪天有空，開車送我去臺先生家好嗎？」。

接著產生幫鄭老師送書的文本創作空間。

(2) 送書過程的文本空間：因為要送書因此有了溫州街到溫州街的運送過程，首先是先到鄭老師家開車帶老師的描述，文本中如此描述：

記得那是一個春陽和煦的星期日上午。出門前，我先打電話給鄭先生，請他準備好。我依時到溫州街七十四巷，把車子停放於門口，下車與鄭先生的女婿顧崇豪共同扶他上車，再繞到駕駛座位上。鄭先生依然是那一襲藍布衫，手中謹慎地捧著詩集。





接下來又產生了書送到臺老師家的文本空間

待我停妥車子，推開虛掩的大門進入書房時，兩位老師都已端坐在各自適當的位置上——臺先生穩坐在書桌前的藤椅上，鄭先生則淺坐在對面的另一張藤椅上。兩人夾著一張寬大的桌面相對晤談著；那上面除雜陳的書籍、硯臺、筆墨，和茶杯、菸灰缸外，中央清出一塊空間正攤開著《清畫堂詩集》。臺先生前前後後地翻動書頁，急急地誦讀幾行詩句，隨即又看看封面看看封底，時則又音聲宏亮地讚賞：「哈啊，這句子好，這句子好！」鄭先生前傾著身子，背部微駝，從厚重的鏡片後眯起雙眼盯視臺先生。他不大言語，鼻孔裏時時發出輕微的喀噁喀噁聲。那，是他高興或專注的時候常有的表情，譬如在讀一篇學生的佳作時，或轉別人談說一些趣事時；而今，他正十分在意老友臺先生對於他甫出版詩集的看法。我忽然完全明白了，古人所謂「奇文共欣賞」，便是眼前這樣一幕情景。

從送書過程中作者創造了描述兩位老師的友誼的文本空間。

(3)兩位老師友誼的文本空間：從兩位老師過去的日常友誼，作者以早年記憶開始，文本中如此描述：

早年的溫州街是沒有被切割的，臺灣大學的許多教員宿舍便散布其間。我們的許多老師都住在那一帶。閒時，他們經常會散步，穿過幾條人跡稀少的巷弄，互相登門造訪，談天說理。”。進入深層的友誼因為臺老師的破例，讓鄭老師尤為感謝。

鄭先生用商量的語氣問我：「我想親自送一本給臺先生。你哪天有空，開車送我去臺先生家好嗎？」封面有臺先生工整的隸書題字，鄭先生在自序末段寫著：「老友臺靜農先生，久已聲明謝絕為人題為書簽，見於他所著《龍坡雜文》〈我與書藝〉篇中，這次為我破例，尤為感謝。」

兩位老師的感情互動情境及表達情感，作者用「盡在不言中，此時無聲勝有聲嗎？」做了描述，如文本描述：

兩位老師所談並不多，有時甚至會話中斷入，而呈現一種留白似的時空。大概他們平常時有電話聯繫互道消息，見面反而沒有什麼特別新鮮的話題了吧？抑或許是相知太深，許多想法盡在不言中，此時無聲勝有聲嗎？。

當臺老師去逝後作者將鄭老師的輓聯「六十年來文酒深交弔影今為後死者，八千里外山川故國傷懷同是不歸人」放入兩位師長友誼的感情空間。



(4)形象對比文本語言空間：兩位老師當時的體態如何？作者做了鄭老師比較蒼老的比較，文本中如此描述：

車輪慢慢滑動，從照後鏡裏瞥見身材魁梧的臺先生正小心攙扶著清瘦而微佻的鄭先生跨過門檻。那是一個有趣的形象對比，也是頗令人感覺溫馨的一個鏡頭。臺先生比鄭先生年長四歲，不過，從外表看起來，鄭先生步履蹣跚，反而顯得蒼老些。

(5)作者與老師情感的文本語言空間：作者與鄭老師的師生情誼究竟如何？在臺老師去逝時作者如何安慰老師？作者用了也只有惻然陪侍一隅而已來描述自己能做的心情，文本中如此描述：

如今，沒有人好商量了！沒有人可以尋問打聽了！」鄭先生彷彿為自己的詩作註解似的，更為他那前面的話作補充。失去六十年文酒深交的悲哀，絲毫沒有掩飾避諱地烙印在他的形容上、回響在他的音聲裏。我試欲找一些安慰的話語，終於也只有惻然陪侍一隅而已。”另外在旅行中也會想念老師，文本中如此描述：

旅次中，我忐忑難安，反覆思考著：希望回臺之後還能夠見到我的老師，但是又恐怕體質比較薄弱的鄭先生承受不住長時的病情煎熬；而臺先生纏綿病榻的痛苦記憶又難免重疊出現於腦際。

(二) 從結構空間：

文本從未被分割溫州街及被分割的溫州街中間的辛亥路開始，接著前後到鄭老師及臺老師的家及去了一趟殯儀館，最後重回臺老師的家到共有五個時間及空間的結構，作者採回溯的敘述方法運用語言產生說故事的空間，同時這五個結構讓故事空間背後的形而上空間，產生了生成意義的系統，同時是作者意識的流動性，於是共存性的經驗被轉化成了相繼性的經驗，語言文字這一時間性敘事媒介正好適合用來表現意識經驗的相繼性。

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1913）認為語言的要素是符號（sign），而符號又分為能指（signifier）與所指（signified）兩部份，它們的關係猶如一塊樹葉的兩面，而敘事文本中的空間形式則應該對語言的「能指」層面，例如文本最後一段，作者「能指」的是重回臺老師的家，將回憶經驗化為流動意識的「所指」，文本中如此描述：

我辭出如今已經不能看見鄭先生的溫州街七十四巷，信步穿過辛亥路，然後走到對面的溫州街。秋意尚未的臺北夜空，有星光明滅，但周遭四處飄



著悶熱的暑氣。我又一次非常非常懷念三年前仲春的那個上午，淚水便禁不住地婆娑而往下流。我在巷道中忽然駐足。溫州街十八巷也不再能見到臺先生了。而且，據說那一幢日式木屋已不存在，如今鋼筋水泥的一大片高樓正在加速建造中；自臺先生過世後，實在不敢再走過那一帶地區。我又緩緩走向前，有時閃身讓車輛通過。

最後作者在鄭老師去逝後，思念老師的描述如下：

我辭出如今已經不能看見鄭先生的溫州街七十四巷，信步穿過辛亥路，然後走到對面的溫州街。秋意尚未的臺北夜空，有星光明滅，但周遭四處飄著悶熱的暑氣。我又一次非常非常懷念三年前仲春的那個上午，淚水便禁不住地婆娑而往下流。

此時作者文本中感性的灑下了第一滴淚，而且是淚水是禁不住地婆娑而往下流，作者對師生感情意識的流動在此宣洩，也證明了作者文本回憶的經驗化為流動意識的所指，是對兩位老師的思念的情感流動。

文本透過語言的空間形式經由全視域及結構空間所創造之豐富的感性空間並將文本的能指以語言表現出文本能指，進而帶動讀者所指，下一節研究者將探討讀者空間。

## 五 讀者的空間

敘事作品的空間形式是一體的兩面<sup>14</sup>，第一面是的作者將時間及空間維度透過語言的形式表達創作，另一面文本是需經讀者的意識反應後，由時間的空間化去實現，也是讀者在閱讀中積極參與的作者文本空間建構的過程，這兩個過程相輔相成，因此讀者空間是一種讀者在閱讀中積極參與的作者建構過程中產生的。

研究者分析文本讓讀者積極參與經歷了上述的三個空間後的能指建構過程，產生由語言傳達出的感知空間，作者的所指留給讀者以下的空間：

(一) 臺、鄭兩位老師的情誼空間：辛亥路的分割隱喻情誼遇到的阻礙，只要臺、鄭兩位老師情誼存在，地理空間的分割並不影響友誼，但的確兩人在聯絡

<sup>14</sup> 程錫麟：〈敘事理論的空間轉向〉，第 24 - 35 頁，「埃裡克·拉布金(Eric S. Rabkin, 1947-)則將形式主義與讀者反應結合起來考慮，指出情節具有兩個方面的意義：歷時情節強調敘事的順序推進，共時情節則強調在一定背景下某個事件是如何被感知的。所有的情節都包含上述兩個方面的內容。」



見面是受到影響，也因地理環境的分割，可讓讀者的閱讀過程感受，臺、鄭兩位老師再次見面時展現的情誼，反而是如此的珍貴。

(二) 作者對懷念老師的情感空間：讀者經由作者重返臺老師舊居住地，此地雖已移為新住宅，作者回想那段移動的空間並將時間拉回，變成作者的時間意識，讓讀者進入作者懷念兩位老師的自我感情世界。

(三) 辛亥路將溫州街壹分為二的地誌想像空間：讀者可以透過文字語言想像地誌方位的變化亦可能產生瞭解地誌的變遷。

(四) 殊途同歸的隱喻的空間：讀者可以想像，很巧的是將溫州街壹分為二的辛亥路，竟也是殯儀館之位置所在，同時也是兩位老師人生最後的同一條路。

(五) 清畫堂詩集的閱讀空間：鄭老師的清畫堂詩集<sup>15</sup>內容是寫什麼？臺老師的書法題字長什麼樣子？留給讀者對這本書好奇的空間。

(六) 進入作者內心世界的空間：文末帶領讀者進入作者是一種懷念感恩及充滿陽光對老師的愛的內心世界，文本中如此描述：

不知道走了多少時間，終於來到溫州街十八巷口。夜色迷濛中，果然矗立著一大排未完工的大廈。我站在約莫是從前六號的遺址。定神凝睇，覺得那粗糙的水泥牆柱之間，當有一間樸質的木屋書齋；又定神凝睇，覺得那木屋書齋之中，當有兩位可敬的師長晤談。於是，我彷彿聽到他們的談笑親切，而且彷彿也感受到春陽煦暖了。

文本創造了讓讀者積極參與並感知作者對兩位老師的懷念的建構過程。同時也經歷作者空間與時間維度的流動而創造閱讀後自己的動感空間。

## 六 結語

本研究是以敘事空間整體性的觀照文本中溫州街與兩位老師的對位關係，依四大敘事空間維度結構，透過文本分析散文敘事空間結構之運用所產生的流動意識，最後進而帶出讀者對文本空間形象化後的感知空間和思維空間，研究者研析讀者有六項共感關係，這也應證了敘事空間是讀者在可以經由閱讀中積極參與的

<sup>15</sup> 鄭騫：《桐陰清畫堂詩存》，藝文出版社，民國64年7月。



建構過程<sup>16</sup>，如果我們在閱讀中能對文本作整體性的觀照，那就會領略到空間形式見樹又見林的藝術魅力。

作者在《回首散文集》中曾談論自己說到：

自己最會分心，又時時頗專注於分心，某次演講時，忽見中庭枯樹嫩芽青青，想到若干年前共船此景，不禁場惆泫然，一時難以自制，遂背過臉在黑板寫幾個字，以便重記憶回到現實。<sup>17</sup>

以上這段作者自我描述論及作者觸景生情的內心感情事件，綜觀本研究可透過文本敘事空間發現，作者的「溫州街到溫州街」散文這個命題，其實是看見溫州街之時間空間及地理空間觸景後，作者展現對兩位老師內心的情感世界產生了文本空間的抒發，研究者以敘事空間結構剖析作者有意識的從早年回憶移動空間加上兩位老師的形象對比，透過語言的空間表達，呈現作者對兩位老師的情感空間，餘裕留給讀者的感知空間，就是文本具藝術之處。

## 七 參考文獻

- [1]程錫麟：〈敘事理論的空間轉向〉，《江西社會科學》，2007 卷 11 期，第 24\_35 頁。
- [2]龍迪勇：〈空間敘事學：敘事學研究的新領域〉，《天津師範大學學報》，2008。
- [3] 龍迪勇：〈空間敘事學：敘事學研究的新領域—續〉，《天津師範大學學報》，2008。
- [4] 史蒂芬·馬爾霍爾(Stephen Mulhall)：《海德格與存在與時間》，譯者：亓校盛，五南出版社，2001。
- [5] 羅伯特·休斯：《文學結構主義》，台北，桂冠出版社，1992。
- [6] 賈平凹：《散文研究》，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1。
- [7] 林文月：《回首》，台北，洪範出版社，2004。
- [8] 高宣揚：《實用主義和語用論》，台北，遠流出版社，1995 年 04 月 21 日。
- [9] 李歐納·科仁：《擺放的方式：安排物件的修辭》，台灣，行人出版社，2014。

<sup>16</sup>龍迪勇：〈空間敘事學：敘事學研究的新領域〉。

<sup>17</sup> 林文月：《回首》，〈林文月談林文月〉，台北，洪範出版社，2004，第 201 頁。

